《民族日报》:街头暖影里的人文底色

●李萍

冬日,午后,街头,我的脚步匆忙又闲散,目光亦是。突然,被一幅安静的画面拉住了脚步——几位老人坐在路边翻阅着《民族日报》,我一愣,那一幕显得格外动人。

因为,那天的风有些凉却不刺骨,那天的阳光有点暖。

因为,他们读的是《民族日报》,而我在新闻工作岗位扎根了31年。

或许是风让我有意看见那一幕,路边店铺前,一排坐着几位老人和一位中年人,其中一位老人举着《民族日报》在阅读,另外两位老人也顺着他的目光在读。

那份报纸被他双手举着,老人的鼻梁上架着眼镜,他读得很认真。阳光斜斜地照过,落在版面上,文字似乎在那一刻变得柔和,有一层淡淡的欢喜与光。

那一刻,我忽然忘了自己要干嘛,停驻的样子可能有点可笑。

我慌忙打开手机,装模作样地拍街头的风景,悄悄抢拍下他们读报的瞬间。

我站在一侧,欣赏着他们读报的样子。他的目光一行一行地挪动,遇到感兴趣的段落,会稍微停顿一下,眉头轻皱,像是在琢磨。读到高兴处,又会不自觉地点点头,与另外老人交谈讨论。

街头喧闹,有人在打扑克牌、有人聊天、有人唱歌。老人们与他手里的那份《民族日报》,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老人读头版时,先浏览,然后从左到右,从上往下,看得慢。我注意到,他看得最仔细的是一版和四版。看一会儿,停顿一下,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看远处,眼神复杂,或许是欣慰,或许是回忆;读四版时,表情明显柔和了许多,翻读的动作慢,继而翻页,继续读二三版上的报道。

我忽然想起之前同事说的,有些党员老了,依然对党报持有热情,自费订阅。报纸一到手,老人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头版,再看本地新闻,最后才轮到副刊。有些人则不一样,先读一四版,而后读二三版,广告都读。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在他们眼里很认真,也很重要。

党报上都是国家的事、群众的事,和群众的日子都有关系。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党报不仅仅是一份报纸,更像是一位多年的老朋友,是一条和时代保持联系的纽带。他们习惯了从报纸上了解政策,从权威的报道里判断是非,从字里行间感受国家的变化。那些印在纸上的文字,经过编辑的筛选、核实、打磨,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厚重感。

所以,很多老人们依然喜欢读报看新闻,他们说不像手机上的信息,来得太快,去得也太快。

当新媒体的浪潮席卷而来,党报始终擎举着主流舆论的旗帜,焕发着不可替代的时代光芒。它是党和政府声音最权威的传声筒,重大政策的春风从这里吹向阡陌街巷,突发事件的迷雾在这里被精准驱散,以笃定的舆论定调稳住人心的天平,在众声喧哗的传播场域里,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固屏障。它亦是深度内容的耕耘者,摒弃浅尝辄止的浮躁,以沉潜的笔触做政策解读的“翻译官”,以扎实的调研写就时代发展的“备忘录”,更以厚重的文艺篇章与理论文字,赓续文化根脉,凝聚起全社会同心同向的精神力量。而那份扎根民生的初心,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为新媒体触达不及的角落,送去普惠的阳光。如今的党报,以开放之姿拥抱融合转型,将纸墨的厚重融入屏端的灵动,“报+端+微+屏”的传播矩阵,让主流声音跨越时空,在守正创新的征程里,成为引领社会思潮、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

老人手里的那份《民族日报》,用最朴素的方式,把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愿意花时间阅读的人。

风渐渐大了一点,吹得报纸的一角微微翘起。

老人察觉到了,连忙用左手按住,右手则把已经看完的那版轻轻折好。他折得很仔细,折痕压得很实,像是在整理一份重要的文件。

或许,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几位老人,也没有人注意到那份《民族日报》。或许,有人注意到了,与我一样。

他们读的不只是铅字,更是自己亲眼见证的变迁——从土路到柏油路,从旧屋到新居,报纸上记录的每一项发展成果,都能在他们的记忆里找到鲜活的对应。阳光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和报纸上的家乡蓝图叠在一起,成了临夏大地上最动人的人文剪影。

他们像是这座城市里一个安静的坐标,用自己的方式守着一份渐渐被人淡忘的阅读习惯,依然愿意在某个午后,慢慢地读一份报纸,把每一个重要的消息都装进心里。

我忽然有些感动。感动于他们对这份报纸的信任,感动于他们对文字的尊重,更感动于他们身上那种不被时代裹挟的从容。新媒体的浪潮固然汹涌,改变了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生活节奏,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被轻易替代的。

比如,一份党报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比如,几位老人在街头安静读报的身影。

我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阳光与花儿的日子里,报纸的墨香,在阳光下慢慢散开,与这座小城的独特气息吻合。我忽然觉得,这画面很普通,却又很珍贵。普通到在任何一座城市的街头都可能遇见,珍贵到一旦错过,就很难再看到。

也许,再过许多年,这样的画面会越来越少。但至少在这个午后,在临夏的街头,我看见了几位老人,在手机刷屏的人群中,安静地读着他们喜欢的党报。那份不张扬的坚守,那份对纸媒的偏爱,像一抹淡淡的墨香,在时间的长河里,悄悄弥漫开来。

而我,会把这幅画面,悄悄藏在心里。

《积石成山 向阳而行——积石山县12·18地震纪事》一书深受读者好评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临夏州融媒体中心寄来的《积石成山 向阳而行》,心头的欣喜像孩童攥紧了最爱的糖果,恨不能立刻开糖纸尝那股甜。

这本书由临夏州委李海默书记作序,州融媒体中心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字字句句都是积石山“12·18”特大地震的忠实记录,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压在纸页间。

翻开封面,开篇的图片与《民族日报》报道稿按时间铺展,从地震突袭到灾后重建,每一帧画面、每一段文字都浸着感动与暖意。我捧着书,指尖抚过彩页,滚烫的心随着内容起伏,从最初的焦灼沉重,慢慢被字里行间的力量烙得舒展。除了影像留存,全书分“重创后的希望”“寒冬里的温暖”“废墟上的华章”三辑,文字间满是众志成城的壮阔:企业挺身而出的担当,陌生人递来的一杯热水,一碗蒸腾着烟火气的牛肉拉面,救援人员冻红的双手……那些爱流成河的瞬间,在纸上活了过来,让人看着看着,眼眶就热了。

收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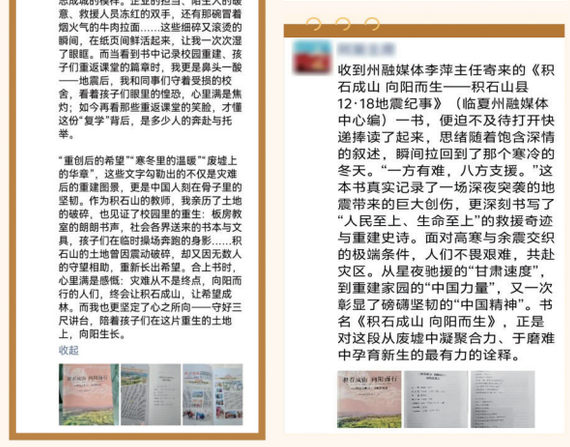
【书评】《积石成山 向阳而行》

昨日的寒冬,因一份特殊的抵达而显得格外温暖和充满力量。中午时分,我收到临夏州融媒体中心李萍老师寄来的《积石成山 向阳而行》,满心雀跃,在饭席间迫不及待地抚开书页,触摸字里行间滚烫的丰碑。

夜晚,我在灯光下细细品读全书。该书由临夏州融媒体中心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得到临夏州委书记李海默亲自作序。它并非寻常读物,而是记录积石山“12·18”特大地震的一本鲜活史册,每一篇章、每一段落都镌刻着那段山河震颤的记忆,厚重得令人敬畏。

开篇映入眼帘的是《民族日报》报道时序铺展的影像与文稿,从地震骤然撕裂平静,到灾后重建的艰辛历程,每一幅照片都凝结着泪光与坚韧,每一段文字都流淌着抚慰人心的暖流。我的指尖轻抚过纸页,心绪随之起伏荡漾。初读时的压抑与哀伤,渐渐被文字中勃发的生命力所拥抱与化解,仿佛寒冰遇阳,缓缓舒展。耳畔仿佛能听见悲鸣与呐喊在墨香中回荡,又似乎触摸到时光凝固的质感。

全书划分为“重创后的希望”、“寒冬里的温暖”、“废墟上的华章”三部分,勾勒出一幅幅万众一心的宏伟图景,有企业慷慨驰援的担当,有陌生人默默奉上的一盏热饮,有一碗碗香气四溢的牛肉拉面,还有救援队员那冻得发紫却坚定不移的双手……这些爱意汇聚成海的瞬间,文字如磐石般坚实,在书卷中重新苏醒,犹如星辰点亮夜空。读至深处,只觉得胸腔发热,双眸不由得泛起感动的潮汐。



当我拿到《积石成山 向阳而行》这本书,指尖触碰到封面的那一刻,作为一名积石山教师,仿佛瞬间就触到了积石山“12·18”特大地震里那些滚烫又刻骨的瞬间。这本由临夏州融媒体中心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之作,以纸为媒,将灾难与重生的故事牢牢定格,翻页间,满是沉甸甸的感动与力量,更让我这个亲历者,心头翻涌着难以言喻的情愫。

书里的画面与文字沿着时间铺展,从地震突袭的猝不及防,到灾后重建的步履坚定,每一帧影像、每一段报道,都刻着众志成城的模样。企业的担当、陌生人的暖意、救援人员冻红的双手,还有那碗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拉面……这些细碎又滚烫的瞬间,在纸页间鲜活起来,让我一次次湿了眼眶。而当看到书中记录校园重建、孩子们重返课堂的篇章时,我更是鼻头一酸——地震后,我和同事们守着受损的校舍,看着孩子们眼里的惶恐,心里满是焦灼;如今再看那些重返课堂的笑脸,才懂这份“复学”背后,是多少人的奔赴与托举。

“重创后的希望”“寒冬里的温暖”“废墟上的华章”,这些文字勾勒出的不仅是灾难后的重建图景,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作为积石山的教师,我亲历了土地的破碎,也见证了校园里的重生:板房教室的朗朗书声,社会各界送来的书本与文具,孩子们在临时操场奔跑的身影……积石山的土地曾因震动破碎,却又因无数人的守望相助,重新长出希望。合上书时,心里满是感慨:灾难从不是终点,向阳而行的人们,终会让积石成山,让希望成林。而我也更坚定了心之所向——守好三尺讲台,陪着孩子们在这片重生的土地上,向阳生长。

收起

收到州融媒体李萍主任寄来的《积石成山 向阳而生——积石山县12·18地震纪事》(临夏州融媒体中心编)一书,便迫不及待打开快递捧读了起来,思绪随着饱含深情的叙述,瞬间拉回到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本书真实记录了一场深夜突袭的地震带来的巨大创伤,更深刻书写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救援奇迹与重建史诗。面对高寒与余震交织的极端条件,人们不畏艰难,共赴灾区。从星夜驰援的“甘肃速度”,到重建家园的“中国力量”,又一次彰显了磅礴坚韧的“中国精神”。书名《积石成山 向阳而生》,正是对这段从废墟中凝聚合力、于磨难中孕育新生的最有力的诠释。

荷风拂河州 童笔写春秋

——《小荷(第一辑)——临夏州中小学生优秀文艺作品集锦》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

●李诚

黄河的涛声穿越千年河州大地,非遗的古韵邂逅少年的灵思。近日,由临夏州融媒体中心汇编的《小荷(第一辑)——临夏州中小学生优秀文艺作品集锦》正式与读者见面。著名作家叶舟作序,汇集了《民族日报》“小荷”专栏自2024年创办以来刊发的253件优秀作品。

作品涵盖散文、诗歌、绘画、书法等多种体裁,其中散文、诗歌类文字作品203篇(首),绘画、书法等美术类作品50件。既是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的文化礼赞之一,也是“书香临夏 德润临夏”建设的青涩硕果,更是在稚嫩却真挚的笔墨与巧思间,生动诠释了序言中“荷风拂文苑 书香润河州”所蕴含的文化浸润力量。

作品最动人的特质,在于其未经雕琢的生命本真与直抵人心的情感真意。作为中小学生的创作合集,书中没有刻意的辞藻堆砌,也无矫揉造作的情感抒发,而是以童真视角捕捉生活的本真,用纯粹心灵对话脚下的土地。散文篇章里,有少年笔下“春天,万物复苏、春回大地,公园里枫树林的叶子变绿了”的细腻观察,有“雨是自然的马林巴琴回荡在世间的绝响”的诗意比喻,更有“我和伙伴奔跑在乡间的小路,油绿的草丛,美丽的蝴蝶徜徉其中”的生活纪实……这些文字挣脱了成人世界的审美桎梏,以最本真的感知力描摹临夏的风土人情。从八坊十三巷的青砖黛瓦到炳灵寺的千年石窟,从盛夏的牡丹长廊到冬日的黄草坪雪原,少年们将对家乡的眷恋揉进字里行间,让每一篇作品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与青春的朝气。诗歌部分以凝练的语言传递真挚情感,既有“我是你大夏河上孤寂的小船,千百年来唱着忧伤的歌”的深沉抒情,也有“童年,是一辆车,载着我的喜怒哀乐,缓缓驶向下一个站点”的纯真感悟,简短的诗句里凝着新时代少年的成长思绪与家国情怀。

在艺术表达上,《小荷(第一辑)——临夏州中小学生优秀文艺作品集锦》呈现出多元融合的创作风貌与专业打磨的审美质感。编委会并未因创作者的年龄而降低艺术标准,而是在保留作品童真本色的基础上,通过专业编辑的打磨提升其艺术性,体裁的丰富性让作品集焕发出多彩魅力。绘画作品中,掐丝珐琅的流光与河州砖雕的厚重在少年笔下交融;书法作品里,楷书的端庄、行书的飘逸展现着传统文化的传承力量。这种多元体裁的搭配,拓展了文艺表达的边界,也让读者从不同角度感受临夏的文化魅力。值得一提的是,作品集中的诗文创作已初具文学章法,部分散文的叙事节奏与诗歌的意象营造,展现出少年创作者的艺术天赋,正如序言所期许的,这些“小荷”虽尚显青涩,却已展露迎风生长的蓬勃生机。

更深层的价值在于,这部作品集是临夏文化基因的少年传承与素质教育成效的鲜活见证。作为非遗传承的少年载体,书中深度融入临夏本土文化元素,让千年河州文明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少年们通过文字与画笔,将花儿民歌、牡丹文化、彩陶遗址等非遗符号转化为文艺表达,既展现了非遗进校园的丰硕成果,更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学生在散文中写道:“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牡丹不仅以其艳丽的姿容悦人眼目,还散发着一缕缕清新淡雅的体香”,真诚的话语道出了文化传承的少年体悟。同时,作品集也是临夏州素质教育的有力彰显。“小荷”专栏作为州融媒体中心搭建的优质展示平台,让少年们的创作热情得到充分激发。这些作品中,既有对时代发展的赞叹,如“从泥泞小路到宽阔大道,从简陋书屋到精致书房”,也有对生命重量的真切感悟,如“危急时刻,坐在前排的马东拉、马斌、高一帆率先发现了司机异常情况……我冲了上去在司机身旁使劲喊……试图唤醒他”,展现出新时代临夏少年临危不乱的勇气和真挚的情感世界。

作为献给自治州成立70周年的文化厚礼之一,《小荷(第一辑)——临夏州中小学生优秀文艺作品集锦》的出版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作品集中,不同民族的少年创作者以文字为桥梁,分享共同的生活记忆与文化认同。有作品描绘“汉、回、东乡、保安、撒拉等多个民族和谐共处与交融交流”的和谐场景,也有“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深情歌唱。这些作品超越了民族的边界,传递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同心声,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翻阅这部作品集,仿佛看见千万株“小荷”在黄河之畔迎风绽放。这些作品或许在艺术技巧上尚需精进,却以最纯粹的情感、最鲜活的表达,为临夏文化注入了青春活力。编委会的精心编撰与专业打磨,既保护了少年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又为他们搭建了展示才华的平台,更让临夏的文化传承有了接续力量。正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少年们的创作热情与文化担当,终将成为河州文化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

序言中以“荷风”喻文风,以“书香”润人心,这部《小荷(第一辑)——临夏州中小学生优秀文艺作品集锦》正是如此。它是一部汇聚中小学生创作的文艺作品集,也是一幅临夏文化传承的生动画卷,一曲新时代少年的成长赞歌。当更多“小荷”在书香的滋养下茁壮成长,河州大地的文化天空一定会更加璀璨,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会在一代代少年的传承中生生不息。

永靖县博物馆收藏一面个人捐赠的古铜镜

●孔德龙 李增庭

近日,永靖县退休教师孔令祥将他发现并收藏的一面古铜镜捐赠给永靖县博物馆珍存保藏。

202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孔令祥在自家玉米地里浇水时发现了这面铜镜。孔令祥说:“我在地里浇水,正要挖土,好像铁锨碰到什么金属物的感觉,挖出来拿手电筒一照,是一个圆形的锈块,带回家清洗处理了一下,原来是一面铜镜。”

最近,孔令祥与永靖县博物馆取得联系,将这面铜镜捐赠给该馆珍藏。经馆中研究人员的鉴定甄别,该镜镜钮呈圆角五边形,分内外二区,内区疏朗空阔简明,题“百寿团圆”铭文,字体浑实;外区纹饰不清。棱脊高凸清晰,镜缘呈圆形、规整,镜体完整无缺裂,属于典型的明代“吉祥铭文镜”,是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铜镜类型。

这类铜镜,其最大特色在于镜背以吉祥文字为核心装饰,常见的有“五子登科”“状元及第”“长命富贵”“福寿双全”“百寿团圆”等吉祥祈福祝颂铭文,字体多采用楷、篆、隶书法形式,工整大气,反映了明清社会科举文化、吉祥信仰的盛行,展现出古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铭文内容更是研究明清民俗观念、文字艺术及社会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这面“百寿团圆”铜镜是永靖博物馆在当地发现并收藏的第二面古铜镜。

我与炳灵寺的两载晨昏

●黄世佩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自2023年夏天手持毕业证,懵懂地接过讲解员的工作至今,竟已经两年多了。我的“工位”,不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而在这一片依山傍水的幽谷之中。身后,是沉睡了一千六百多年的炳灵寺石窟;面前,是日夜奔流不息的黄河。

我总会停下脚步,凝望这片依偎在黄河臂弯里的崖壁。炳灵寺,古称“唐述窟”。自西秦乞伏炽磐建弘元年(公元420年)的墨书题记揭开序幕,历经北朝、隋、唐、西夏直至明清,斧凿声在这片丹霞赤壁上断续回响了千年。二百一十六座窟龛、八百余身造像、千余平方米壁画,如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层叠着不同朝代的呼吸与祈愿。169窟内西秦的壁画彩绘还带着西域的遗风,盛唐的菩萨低眉含笑,衣袂如流云飞动,而北魏的佛与弟子,则在清瘦的面容里透出彼岸的宁静。这是一场没有终章的雕刻,黄河水见证了一切,却从不言说。

我成了一个与时间并肩而立的人,我的日子便在这条山道上往复。

晨光熹微时,我从外部的世界走来,脚步踏在去往山门的这条路上,沙沙声是唯一的回响。黄昏日暮,我又循着原路回去,将一整窟的幽寂与故事,重新还给沉默的群山。这条路,我走了两年,闭着眼睛也能感到哪一块山石突兀,哪一弯路径尤其陡峭。路旁的野草,春来发芽,秋至枯黄,它们不管人世的变迁,只管遵循着泥土深处最朴素的律令。走得久了,竟觉得脚下这条蜿蜒的路,不像是在山里,倒像是在时间的肌理上,硬生生走出的一道新鲜的褶皱。我从这褶皱里进去,便是千年的过往;从这褶皱里出来,又回到车马喧嚣的今朝。

我常想那些遥远的、无名的匠人,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在斧凿的叮当声里,他们可曾想过千年之后?他们的一生,或许就像这黄河岸边的沙粒,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终于沉寂在这无名的洞窟之中。然而,他们又是不甘的,将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从血肉之躯里剥离出来,转化成了石壁上永不闭合的眼睛,唇边永不消退的微笑。他们将飘忽不定的信仰与梦想,变成了坚硬的、可触摸的永恒。

这或许是一种对抗时间最悲壮,也最优雅的方式了。他们以自身的“逝”,成就了艺术的“存”。于是,每一次讲解,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对话。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宽阔得令人晕眩的时光河流。我说出的每一个字,轻飘飘地落不进那深邃的河底;而他们的沉默,却仿佛雷鸣,一阵阵撞击着我的耳膜与心房。

夏天是喧闹的,河谷里水声潺潺,草木疯长,蝉鸣不止。我的生活也仿佛被这旺盛的生命力填满了。我不再是最初那个生涩的、需要靠书本才能建立联系的青年。我的脚步踏遍了这里的每一级台阶,我的手指抚摸过通往169窟栈道上每一根被岁月磨得光滑的栏杆。我熟悉这里雨后泥土的气息,熟悉黄昏时归巢的鸟儿划过头顶的叫声。我不再仅仅是用嘴巴在讲解,而是用我的整个身体,用我在这里呼吸过的每一口空气,用我感受过的的晨昏与四季,向来者诉说。

如今,又到一个秋天了。我站在走廊窗前,看着那几棵老樱桃树的叶子,一片一片,不慌不忙地落下来。时光是什么?对于这石窟,它是千百年的风霜雨雪,是壁上色彩由浓转淡的痕迹。对于我,它不再是日历上被撕去的页码,而是这山谷里周而复始的呼吸,是栈道上日升月落的光影,是迎来与送往的一张张鲜活面孔。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青年,我没有凿刻崖壁的双手,也没有能勘破哲思的头脑。但我在这里,用我的声音,我的脚步,我的日日夜夜,参与了一场横跨千年的对话。

这工作做久了,人便也渐渐地静下来。热闹是游客们的,他们带着惊叹与好奇到来,将这洞窟当作一个宏伟的布景,拍下照片,便心满意足地离去。而后,留给我的是更为深沉的静。起初,这种静是压人的,尤其在冬日,当最后一位游客的身影消失在窟口,窟外的天光也迅速地收敛,黑暗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只有应急灯微弱地亮着,在冰冷的石壁上投下巨大而摇曳的影子。那时,我感到自己渺小如一粒尘埃,仿佛随时都会被这无边的古老所吞噬。

但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学会了与这静默相处。我不再觉得它是空虚,反倒觉出它的充盈。这静里,有匠人专注的呼吸,有人们虔诚的祝祷,有岁月流淌过的痕迹。它像一种醇厚的包浆,将

我也温柔地包裹其中。这时的我,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手足无措的大学毕业生,而像一棵渐渐在此处扎下根须的树,虽然算不得参天,却也风雨难动了。

我的孤独,终于等来了两位无需言语的知音。而这便是蛋蛋和小灰灰的时光了。它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从哪儿来的,谁也说不清。蛋蛋是只黄白相间的小狗,浑身滚圆,名副其实,性情是顶温驯而憨直的,总爱用它那双湿漉漉的、略带委屈的眼睛望着你。小灰灰则如其名,一身灰毛,身形矫健,眼神里总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机警与狡黠。它们是我在这片静穆天地里,最鲜活、最温暖的生命坐标。

我最期盼的是下班之后,当拖着略有些疲惫的步子从窟里走出,它们俩总会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倏地钻出来,摇着尾巴,亲昵地蹭我的裤脚。这一刻,只有最质朴的陪伴。我带着它们,慢慢踱步。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回头望去,石窟在暮色中只剩下沉默的剪影,而对岸的鲁坪村庄,已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

当夕阳的金辉为万笏朝天下的碧波镶上最后一道金边,游人便如潮水般退去。在窟龛与崖壁间穿行,发出呜呜的哨响,像是哼唱的安眠曲。这时的我,才从“讲解员”的角色里脱壳而出,变回一个24岁的、偶尔也会感到孤单的青年。

夜色终于完全合拢了。眼前的黄河成了一道幽暗的微光,听不见声音,却能感到它那永恒的、沉雄的脉动。洞窟的暗影与山崖融为一体,比白日里更显得巍峨。

本报地址:甘肃省临夏市团结路25号 订阅处:临夏州各县市委宣传部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订阅 报纸投递服务电话:18909301585 承印单位: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